

郑建新
著

茶色最是祁门红

CHASE ZUI SHI QIMENHONG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ARTIME
时代出版

顾问\王世华 洪永平

主 编\潘小平

副主编\陈 瑞 毛新红

总策划\金久余

策 划\潘振球 程景梁

郑建新 著

茶色最是祁门红



C

NG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茶色最是祁门红 / 郑建新著. — 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
2018.6 (乡愁徽州 / 潘小平主编)

ISBN 978-7-212-09955-8

I. ①茶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4012 号

潘小平 主编

茶色最是祁门红

郑建新 著

选题策划: 胡正义 丁怀超 刘 哲 白 明

出 版 人: 徐 敏 出版统筹: 徐佩和 责任印制: 董 亮

责任编辑: 肖 琴 装帧设计: 宋文岚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地 址: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

邮 编: 230071

电 话: 0551-63533258 0551-63533259 (传真)

印 刷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8 字数: 150 千

版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12-09955-8

定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乡愁深处是徽州

潘小平

家庭是中国人的宗教，乡愁是中国人的美学。

每一个伟大民族，对世界文学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：俄罗斯因幅员辽阔，横跨欧亚大陆，为世界文学贡献了巨大的贵族式悲悯和波澜壮阔的美感；法国文学因是摧枯拉朽的法国大革命催生的产物，充满了大革命的激情和憧憬，从而形成了浪漫主义的文学品格；十八世纪至二十一世纪，批判现实主义作为英国小说的优秀传统，一直是主导英国小说创作的主流；而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，则可用“乡愁”二字来概括。“乡愁”更是一种文化、一种传统。

什么是“乡愁”？“乡愁”就是故乡的土、故乡的人、故乡的老屋和老树，是儿时傍晚母亲的呼唤，是海外游子对家乡一粥一饭、一草一木的眷恋，是诗人李白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的怅然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，发展出了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审美体系。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崔颢的“日暮乡关

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”，王安石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，李益的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”，岑参的“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。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”，等等，不仅表达了悠悠不尽的思乡之情和漂泊之感，更表达了一种笼罩于具体思绪之上的对“故乡故土”的思念。因此中国人的“乡愁”，不单是对自己生活过的具体的故乡、故土、故人、故物的不舍，也是对整个中国历史、整个文化传统的感念，是浓缩了的“故国时空”，是审美化的民族情感。它不仅是地理的，还是历史的；既是个人的，也是民族的；既是情感的，也是审美的；既是具体的思念和愁绪，也是一种无形的氛围或气息，氤氲缭绕，久久不散。它可以是屈原时代的汨罗江、抗战时期的嘉陵江，也可以是苏东坡的长江；可以是杜甫的江南、李白的江南，也可以是郁达夫的江南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文化乡愁”，代表了中国人的—种历史归宿感和文化归属感。

表达和抒发“文化乡愁”，是我们组织编撰这套丛书的初衷，也是它的精神指向和情感指向。

相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，徽州是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，它包括绩溪、歙县、休宁、黟县、祁门和今天已经划归江西的婺源，以及在—定历史时期同属于徽州民俗单元的旌德和太平。进入皖南山地之后，峰峦如波涛般涌来，能够感到纯粹意义的地理给人带来的震撼。从地理环境上看，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单元。早在南宋淳熙《新安志》的时代，徽州就有“山限壤隔，民

不染他俗”的说法。所谓“山限壤隔”，是说徽州的“一府六邑”处于万山环绕之中，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社会；所谓“民不染他俗”，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，徽州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，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。从唐代大历四年（769年）开始，到明清之际，徽州的辖区面积一直都比较固定。据道光《徽州府志》卷一《舆地志》记载，清代徽州府东西长三百九十里，南北长二百二十里，如果采用现代计量单位，总面积为12548平方千米。

山高水激，是徽州山水的特点，因此进入徽州，桥梁会不断地呈现。那都是一些老桥，坐落在徽州的风景中，画一般静默。不知为什么，徽州的老桥，总给人一种地老天荒的美感。常常是车子在行驶之中，路两边的风景一掠而过。蓝天、白云，树木、瓦舍，在山区的阳光下，水洗一般的清澈。突然，一座桥梁出现了，先是远远的，彩虹一样地悬挂，等到近一些了，才能看清它那苍老而优美的跨越。这时会有一些并不宽阔的溪流，在车窗外潺潺流淌，远处有农人在歇息、牛在吃草。

不知道那是一条什么河，也不知道它最终流向哪里去，在徽州，这样叫不上名字的河流溪水遍地流淌，数不胜数。“深潭与浅滩，万转出新安”，所以人在徽州，最能感到山水萦绕的美好。在徽州的低山丘陵间，新安江谷地由东向西绵延伸展，它包括歙县、休宁和绩溪的各一部分，面积超过一百平方千米。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休屯盆地，在徽州，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望平畴



了。这里土层深厚，阡陌纵横，鸡犬相闻，缭绕着久久不散的炊烟。迁入徽州的许多大家望族，都居住在这一带，一村一姓，世代相延。有时翻过一道山岭，或是进入一条溪谷，会突然发现其间烟火万家，那便是新安大姓聚族而居的村落了。在徽州，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的风俗。因此徽州的村落大多屋宇错落，街贯巷连，醒目的粉墙黛瓦，富有鲜明的皖南民居特色。徽州的街巷，也多是青石铺成，路两边的沟渠里，长年流水淙淙。徽州老屋，是中国大地最具辨识度的建筑，“有堂皆设井，无宅不雕花”，是对徽州民居的最准确的形容。“堂”指阶前，“井”指天井，徽州建筑所谓的“四水归堂”，是指将住宅屋面的雨水集于天井之中。徽州民居的各个部分，主要是门楼、门罩、梁架、窗棂、栏杆等处，都饰以各类雕刻，“徽州三雕”艺术，就集中体现在这些地方。

在徽州的村落下，耸然高出民居的最雄伟宏丽的建筑，是祠堂。祠堂是全宗族或是宗族的某一部分成员共同拥有的建筑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。名宗右族，往往建有几座甚至几十座祠堂，祠堂连云，远近相望，是徽州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现象。而牌坊是与民居、祠堂并存的古建筑，共同构成徽州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。

“七山一水一分田，一分道路加庄园”的自然环境，造成了徽州人深刻的危机意识，为了生存，人们蜂拥而出，求食于四方。徽谚所谓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”，由此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商业力量，史称徽商。徽商的经营范围，以盐、

典、茶、木为主，而徽商中的巨商大贾，大多是盐商。明代万历年间，徽商逐渐取得了盐业专卖的世袭特权，他们大都宅居于长江、运河交汇处的扬州一带。明清之际，江浙共有大盐商三十五名，其中二十八名是徽商。几百年来，徽商的足迹无所不至，遍及天涯海角，在东南社会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以至于在江南一带，有“无徽不成镇”的说法。

今天看来，徽商重大的历史贡献，在于它以雄厚的财力物力，孕育出了灿烂的徽州文化。从广义的文化范畴来看，徽州地区在徽商鼎盛的那一历史阶段，一切文化领域里的成就，都达到了当时我国、有些甚至是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。比如徽州教育、徽州刻书、徽派朴学、新安理学、徽派建筑、徽州园林、新安画派、徽派篆刻、新安医学、徽派版画、徽州三雕、徽州水口等。而这一时期，徽州的自然科学、数学、谱牒学、方志学，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，并且富有特色。徽剧和徽州菜系的诞育与形成，更是与徽商奢侈的生活方式有关，所以梁启超才在他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，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乾嘉时期学术的贡献，与南欧巨室豪贾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相提并论。清末民初，安徽涌现出那么多的思想家和精神领袖，是明清两代经济文化积累的结果，流风所至，一直影响到“五四”前后。

而今天，这一切还存在于大地，在新安江沿岸，至今还留有一些水埠头，比如渔亭、溪口和临溪，比如五城、渔梁和深渡……而古老的新安江也一如既往，日夜奔流，两岸的老街、老屋、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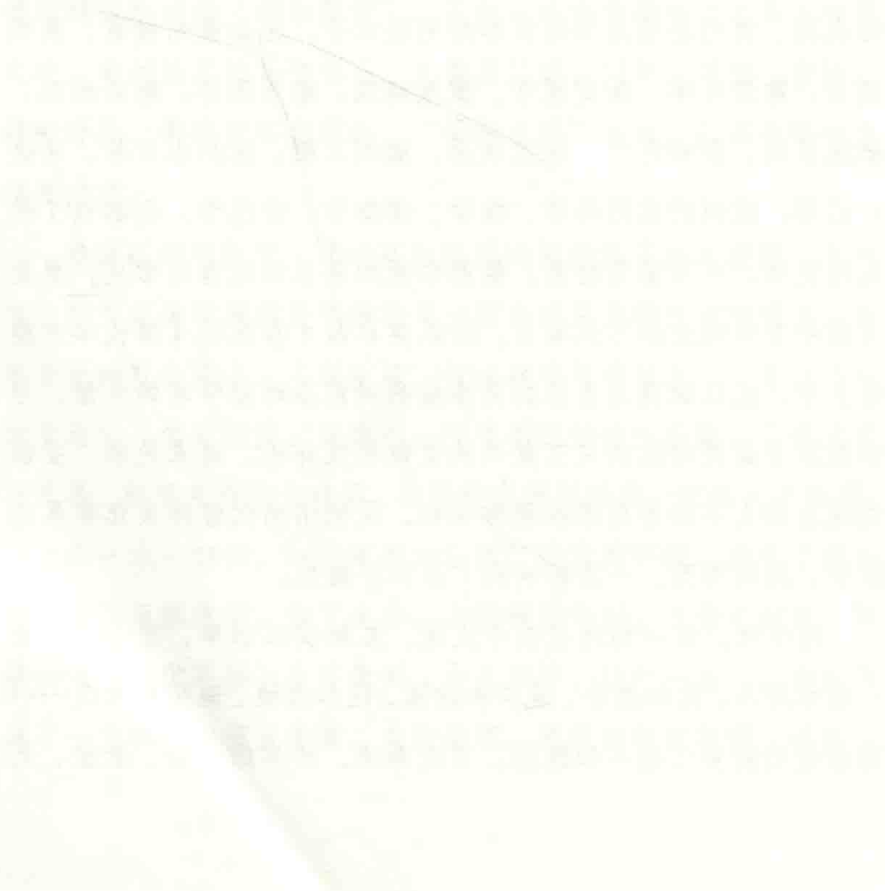
桥，祠堂、牌坊、书院，在太阳下静静站立，被时光淬过的木雕、石雕和砖雕，发出金属般久远的光芒。而绵长如岁月一般的思绪，在作家们的笔下缭绕，给你带来人生的暖意和无边的惆怅。

徽州还好吗？老屋还在吗？曾经的徽杭古驿道，还有行旅吗？

乡愁深处是徽州，徽州深处是故乡。

2017年12月1日

于匡南



目 录

001	乡愁深处是徽州
001	引子：女王原也有乡愁
005	山为父
054	水作母
093	天赐时
127	地捧利
150	人现美
170	城出彩
205	茶扬名

引子：女王原也有乡愁

如今地球村玩微信的网民，都有一随心所欲档案，内容真假难辨，然情趣必真无疑。我的微信档案，当然也有审美取向。昵称：祁红庄园，微信号：QHZY1875，地区：英国伦敦。之所以这样，完全事出有因。缘由就在伦敦白金汉宫的早晨，是因茶香而开启，英国女王起床的第一件事，是品饮一杯仆人送上的红茶，其中经常就有来自我家乡的祁门红茶。祁红庄园实为我的精神王国。

祁门，我的故乡。我一直在想，近代一百多年来，故乡这块土地，奉献给世界的最好礼物是什么？毫无疑问，答案就是公元1875年问世的祁门红茶。世界也仗义，给祁红以至高无上的荣誉——茶中英豪、群芳最、祁门香，等等。乃至中央定之为国礼，领袖频携作外访，官方命祁门为中国红茶之乡。缘此，祁门有了一张通行国际的金色名片，一下子驰名中外。

就这样，我有幸和女王联系到一起，我们互以祁红为终端，我在源之头，她在流之尾。尽管历史上，女王国家曾侵犯过我的母国，我考虑那是缘茶而起，决定不计前嫌。

那天我去拜见女王，白金汉宫隔着银色铁栏杆，静静伫立。宫廷外绿草如茵，头戴绒盔全身红衣的卫士，骑着高头大马，一字排开，肃然静立。我不知道，这是女王生活中必要的仪式，还是专给我的礼遇。而此时我的心中，一直思考的是见到女王所要提的话题，诸如你们对红茶为什么那么虔诚？品茶方式为何带有宗教仪式感？贵国怎么就成了世界红茶王国？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：请问陛下，您为什么这样喜爱祁门红茶？

行前，我甚至极其认真地做了调研。譬如我专门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，那是第二十六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颁奖的地方，祁门红茶曾在那里摘取金奖桂冠，会场重地的希尔顿酒店还隆重升起五星红旗。我下榻酒店虽不是希尔顿，但我仍想考量一下祁红的影响。用早餐时，我专门带上祁红和茶杯，因不懂外语，便在手机上输入热水的英语单词，而后叫来服务生。我手指祁红，请他阅读手机。尽管西方人并不喝热水，然服务生绝顶聪明，听罢我话，立马甩出一串 Yes，奇迹顷刻发生。他不但找来热水，甚至带来糖罐和牛奶，十分恭敬地递到我面前，还表示可以为我调泡祁红。再譬如到伦敦，

我以中国式思维，满大街寻找茶城茶市类购茶的地方，结果白费心思，伦敦根本没这场所。英国人给我的答案是：我们平均每人每天要喝5杯茶，年茶叶消费量占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。我们每年出版一本《全英最佳茶屋指南》，专门介绍有特色的喝茶场所。因为我们深知，喝茶是一项不同平常的体验，需要与高尚气氛、高雅茶具、高贵厅堂，以及训练有素的茶保配套，尤其品饮中国祁红，更要虔诚，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物质与精神并重的享受。我们女王更是茶王，她每日的餐单中，茶绝不可少，哪怕出宫巡访，也会随身带着红茶和茶点。鉴此，我需要郑重其事设计我的提问，决计为女王量身定做N个针对性极强的问题，同时我还打算以祁红主人的身份，向女王发出邀请：欢迎陛下在适当时候，前往祁红茶乡考察参观。

女王不愧是女王，面对我的一串提问，气定神闲，从容矜持，拈花微笑。她躲在面纱后的尊贵脸庞，甚至眉毛也因激动而扬起。但估计出于我是草根的考虑，她不能失去皇家风范，于是也像我一样，一口气抛来许多问题，像一座大山突降面前，令我难以作答。

女王的问题犀利而深刻：你们种茶的山是什么样的？你们的茶是怎样运到我们英国的？你们祁红是怎样创制面世的？为什么后来居上名列世界三大高香茶之首？邓小平先生为什么对祁红高度赞赏？你们茶乡人是怎样的风貌？你们祁红历史文化有怎样的遗产？



你们除茶品以外还有什么业态？

我原以为，我到英国问茶，是源于对祁红远走他乡的问候，是一种乡土式乡愁。而现在发现，女王原也有这样情结，她所关心的是对祁红故乡的思考，是对根的追溯。无疑这也是乡愁，是一种国际范的乡愁。

我与女王交谈正欢，室外哐当一声，女王突兀不见。我睁眼四望，这才发现，原是南柯一梦。梦醒了，然梦境仍鲜活无比，尤其女王所问话题，坚定牢固扎我脑中。俗话说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中国是茶的故乡，中国更是红茶的故乡。既然世界红茶王国女王，提出如此问题，我当认真应对，以便有朝一日，真正面见女王的时候，我告之茶乡以山为父、水作母，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体，孕育出骄子圣茶祁红，成就地球红茶之王，经历风风雨雨，穿越百年，以深山产茶小县无缝对接世界消费茶国，扮靓两极，给世人惊喜和惊艳。

山为父

有望入册的国宝茶地



要圆满回答女王的问题，首当其冲是要找到祁红源头茶地。丙申年阳春三月，我出发了。

我来到祁南平里镇贵溪村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便见到祁红鼻祖胡元龙故居。然这不是我之目的，我急需要见的，是百年前所开垦的茶园。因史料载：清咸丰间，贵溪一年轻后生，做出惊天决定，辞去县团把总，即相当于今天公安局局长职位，回家开荒种山，于深坞建山房，带几十长工，常年耕种，垦出大片茶园，这人就是胡元龙。其亲撰宣泄家国情怀的对联，至今仍在传颂：

垦荒山千亩，遍植茶竹松杉而备国家之用；

筑土屋五间，广藏诗书耒耜以供子孙读书。

对于我来寻胡元龙茶园，村里很重视，专门安排了老汪带路。我们出村口东行，须臾见到皖赣铁路，锃亮铁轨静躺大山怀抱里，两端无限延伸。铁路通往未来，而我寻找过去，虽有点滑稽，但我深知意义极大。我们沿铁路行走十多分钟，左折踏羊肠小道，进入一山坞。坞口颇封禁，初时还有水田，略比八仙桌大，然荒芜多年，金黄茅草映射春天太阳，格外明亮。我们沿山道行走，且行且深，坞内地势渐趋阔达，且十分幽静。须臾我听到淙淙泉声，我循声而望，发现溪畔全是石块砌就，立面规整，被藤蔓掩于水中，一路延伸，足有数百米。我问老汪：“石畔什么时候砌的？”老汪答：“早就

有了，具体年份不知道。”再问：“是胡元龙工程吗？”老汪似自言自语：“很可能。”

行至一洼地，老汪驻足，挥手中草刀，朝空中一划，说：“这周围的山，都是胡元龙当年开的，松树、杉树、毛竹、油茶都有，好几千亩。”我举目看，见周遭尽高山，海拔近千米，



※ 胡元龙所植茶树



※ 培桂山房遗址

漫山遍野，植被葱茏，虽时属初春，生机还待勃发，但不少地方花朵已崭露头角，钻出树丛，洒出粉红夹白一片，点缀山间，蛮有味道。我问：“史料载胡元龙开垦荒山，最多是茶园，茶园在哪？”老汪再挥刀右指：“那儿都是茶园，翻过去更多。那里还有路，我们村人采茶都要走。因你要看棚基，我就带你走近道。我们现在就去。”

右边果然大片大片茶地，完全是传统丛植那种，一株连一株，一块隔一块，漫山遍布，展陈在茂密丛林中。我们吭哧吭哧爬上去，看茶棵苍翠欲滴，多数已爆米粒茸芽，显出极旺盛长势，生机盎然。我问：“这就是胡元龙当年开垦茶园？”老汪肯定地点头，我意犹未尽，感觉困惑，继续问：“这些茶棵看样子不过几十年呀？”老汪笑道：“一百多年前茶棵，假如长到现在，比人还高，没法采呀。我们是每年秋季，就对茶树台刈，也就是砍去高枝，留下根基，待来年爆芽。你要找老茶棵，往茶地中间去，看见乌黑茶树，下面根